#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六至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三十九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書

與吳相書　　司馬光

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常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絶在少壯之時猶不如

人况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已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踈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醻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已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

飾空文以刻意為能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廹於誅歛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兹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産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歛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

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敝口瘏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忘身狥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

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盜多蠭蠆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茍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

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痞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痞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痞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啟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

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茍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惶恐再拜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憮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四士合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為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

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為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

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
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
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
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
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
為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
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

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苟云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為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為律而故於其法為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

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庣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

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黍而為尺邪
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庡言太常樂太高黄鍾適當
古之仲吕不知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邪開元之仲吕
耶若開元之仲吕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
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
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吕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
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
使得真黍用庡之法制為律吕無忽微之差乃黄帝之

仲吕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令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為此諓諓也不宣鎮再拜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賔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

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絶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

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葢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没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

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葢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竒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輙不見于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隂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訟

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段縫書　　王安石

安石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安石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安石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敝宗所賴者

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安石也其作

懐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絶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

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輩也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為孝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答吴孝宗論先志書　　王安石

安石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安石尚有欲為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為書博矣所欲為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為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為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

賀杜相公書　　錢彦遠

聞國家輕重在賢材賢材得失在宰相國雖甚危盜賊充斥水旱薦臻囂囂若不澹使賢材登用此不足憂適以起其治爾國雖甚安倉廪充實兵甲𤣥藏於府庫使賢材隱匿此是宜憂亂將成矣然賢材有小大道義有取舍唯執政者器使而禮進之俾上下出處當其分輔弼之職畢矣始漢唐初蕭何曹參房喬杜如晦為之虗己降意得人尤盛風迹殆同三代曁季末昏錯則張禹崔烈栁璨裴贄挾奸竊寵樹朋黨償恩讐賢材耻之相

與逃去若卓茂葛亮司空圖李巨川之徒彷徉隂拱或徇豪傑以攄抉其蘊是廼宰相之過也嗚呼生民何辜也得失禍福繫之二三君子歟明公天與直氣繇黄綬歷中外凡四十年至三公情偽險阻嘗之矣綱紀故事練之矣古今治亂詳之矣前此為樞密使時天下固以想聞風采士類依為盟主者誠以文武吏士老儒新進見公者公悉能判白精粗人人自以各盡其意今公為相實社稷宗廟神靈開誘上心所致然公此舉繫四海

安危故誕告之日無賢不肖搏手相慶而彥遠獨懼焉何也公視今賢材果盡用乎天下事果盡正乎則公宜不次擢人夙夜講議雖隸臺踈遠不遺為本朝樹太平基業奚止縛二胡人梟藁街息饑寒百姓盜弄兵者夫設循嘿守常曰已安已治女輩當束之高閣昔賢材顒顒待公及公復不顧望絶矣君子哉固窮且死萬一奸雄事未可寃彥遠懼者此也唯受恩最深敢用常禮圂瀆引虛辭諛公小人也頗因古義以獻且知不言負公

矣言不行亦在公矣

上杜相公書　　　曾　鞏

聞夫宰相者以巳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元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

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强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冑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

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温彦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佗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

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還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内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

以矯衰獘之俗變茍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
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
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
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
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
為天下用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
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
為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

古聖賢之道每覩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覩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覩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褰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

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葢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與孫司封書　　曾　鞏

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

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横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意終不可得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死也旣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駡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

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葢先事以為備守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

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

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警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

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輩初聞其死之事未敢决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袞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

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奕

昔旹荀二明公之恩顧而未嘗敢一言以干左右者誠有為也夫位卑者不得僭言識短者不可輕議故雖胸中紆欝亦自釋之而已今有身與其事心知不然又安得隱忍不言哉竊見岐府修北路山城葢上奉朝旨乃有經度次招討之命即議繕完計工數萬費材數千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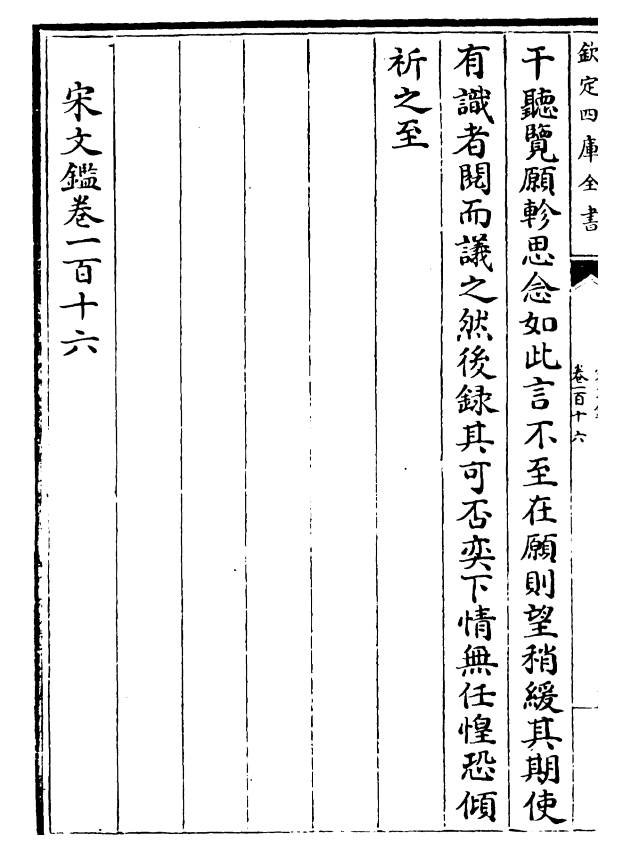
亦不甚廣然皆民力也奕近從府尹往觀之府城北走二十里至山足乃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涉頂而行餘十里至今議為城之域行頂而周視羣山蔓延不絶極目如浪按圖牒岐隴涇乾四郡環是山自涇而南及岐六舍汧源而東抵奉天數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絶頂孤峰之為限也今所議者岐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自北而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下者增之岐者盤曲之澗者

橋梁之皆人力所能為也加之是城不可屯軍馬賊至則不守也雖能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恭惟二明公居秦居慶皆嘗作城人尚以為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壯之使賊無逼視之心大順城邊寨也屯軍境上壯我邊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無軍馬以守而賊又有他路可行是城之為無益也明矣役已困之民為無益之事於今豈宜哉今作此城蓋為岐之計也奕以謂為岐之計不若此岐之為府城郭民人雍

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帑藏之積監酒之利與雍均船場竹鹽鐵冶雍無之造作兵器供應邊須諸郡不及焉民之室比關中内郡亦號富饒其地形南西北皆山險獨東去為坦途必若邊城失守賊無後顧之慮長驅而來賊之詣岐有道路之勞不若詣雍之易也若雍之有備則岐為易下也以岐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也無戰具也無是二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不寧閭閻間無賴輩往往有妖言者奕嘗私自思之

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岐為自安不足備也今而覲之尚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為岐之備不為不至也奕以謂為岐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千能執鋭被堅可使者有甲冑弧矢戈戟皆稱之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大至岐可守也今岐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也況為一城哉奕當患關中民費財與力十宫未得其一今費工數萬費財數千郡邑畏威靡敢舒緩其間督促鞭笞吏緣為姦不可勝紀而一

無所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關中之事其寄亦已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諒非不深矣計朝夕事之大者萬端此但一小事耳故不足恩且慮也明公以為小岐之民以為大勞而有益於事雖大為也勞而無益於事雖小不可為也關中之事所以多失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為多積小以成大夫事難於謀始易於圖終今此一事其為無益也甚著其能辨之者亦甚衆而乃無肯言者恤事可知也奕恃賴恩顧仰







干聽覽顧軫思念如此言不至在顧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閲而議之然後録其可否奕下情無任惶恐傾祈之至

宋文鑑卷一百十六

宋文鑑卷一百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書

與容季書 王回

朝作答書并五積散附沈丘人去比午方得所問然得此書方知手力已到來諸說事甚詳冒熱出入誠不易然家居者亦豈能常占安候耶此古人所以欲息其倦而竟無可息之地也廷參之儆欲行其私諱於長吏誠

多觸忌齟齬處所疑者數端皆有之矣然以所據者禮律大意天下以為俗而有司以為法矣使長吏賢邪安肯以怒人使其不賢邪亦安能以外法繩命官以罪也且不賢者茍挾其勢求肆於下不止則將廹有司故入其辜以死當是時為有司者徒長其怒而從之耶亦守其所司而與之爭耶與之爭則彼畜怒或中以他法如之何不與之爭則獄情一反巳為故入人死罪又如之何試以輕重權之葢就他法之中聊無憾爾人生乘物

而遊於百年歴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莫不有而如感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愈來葢自然之禍福常伏於萬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於人謀為可憾也惟君子為循義而聽命故禍福之來無可憾者何則義盡於己而命定於天也汝之深敏讀此可以推見其餘矣更借一事為汝證之昔春秋之世鄭最小國攝之晉楚之彊交責互陵君臣遜媚猶不能自免及子産為相修其國政馳

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郤逆女之公子朝野皆變其常度晉楚初念銳氣以臨之而其辭直禮明卒莫能屈也循義聽命其子産之謂乎其天下禮律專於朝廷長吏臨期寮屬雖或不悦敢遽肆其無道如春秋之晉楚哉晉楚不能屈小國之子産憚其辭直爾人子於禮律之内申其私諱非辭直歟而顧憚長吏之能屈我耶

上歐陽内翰書　　蘇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賢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

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仕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

復自外入為宰相喜且相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悦之而不得見之者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

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

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葢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

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迂而粗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

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

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富相公書　　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

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閤下惟不為宰相也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

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葢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

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慼何者天下固慼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

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濶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

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强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之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

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襄

襄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襄謂股肱近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為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臣罕有行者今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濶之盛美小子不任驩

忭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遂速獨眎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褢雖愚所識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隐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絶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為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仕胡瑗者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士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舒州通判王

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聞著於時有潁州司法參軍劉彛者其人長於才而篤於義其政事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肥縣主簿孫覺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究原本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弟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州侯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材智超特學古明道造

大賢之域自慶歷初下第閉門潛心迨經十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氣仁正勇於為義學博而文壯矣有揚州孫處者為性高介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節行著聞凡為文辭必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頴者剛義孝友及冠始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氣有越州蕭山縣吴孜者勇於為義少有聲律之學既而宗道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彛烈穆襄之友

人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足見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行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處顏孜襄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子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抑亦國家偉材也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廣環而求之尚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況止于一方與一州其所得必狹矣襄遂敢廣引天下凡所知者以為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磥砢之材行誼未著

不敢以聞尚覬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而求之也執事即日歸覲冕旒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獻納補報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事也所患無其道無其時無其位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爾今執事既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辭率伏惟執事留意詳采

與王介甫書　　劉攽

見所與曾公亮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駮雜

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廹之如此民

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歛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嚆矢桁楊椄槢也商鞅為秦變法

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内之則廣游觀崇益宫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百禄

聖人之用天下富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已者也不

患不廸而至於用刑不得已者也夫以不得已之刑為不可以已之助則居此官者宜知此意邪不亦或可以置此心而勿論也比來朝廷政事大論議一切出於忠厚薄厭刀筆而以書生儒吏處之此宜下民無知隂有一二蒙被上德者矣百禄無狀攝職以來夙夜孜孜竭其愚忠精粗巨細凡可生可殺之際與僚官平訂大理往返或至于再三或至于四五纖悉曲折敢不盡心焉爾哉然文書呈涉三府職競覆覈交致其詳毫釐之間

靡不力詰而深研之嗚呼雖堯舜欽恤文武慎罰之意宜無以加毫髮於此矣漢詔有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獄讞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也民散久矣抵犯者多旬時斷獄無慮數十百千其間豈能事事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疏趣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寛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寛猛異耳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邪而必曰姑捨汝所學而從我且不異教玉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寛

嚴亦性分耳百禄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是以上煩明公每於衆人賔容之前督過諄諄以為大非而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謟也往者阿丁之鬬殺劉巠之故殺温公力不肯貸辭氣毅然有司不敢抗衆人不復議伯禄再白而不從則再以書復之終見是而貸焉是以自朝廷至衆庶未聞有曰范伯禄頗知守官然皆欣欣焉多温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下以為是伯禄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

阿党為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為可殺而罪大理用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為太輕也任聽御札到後行刼贓滿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伯禄實嘗用心焉欲黙而不辨則惜聡與党之死欲辨而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執法有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顔而不覰主威者非但施之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亦思得斯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如是人矣得聞其語可

也見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道德仁義之富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為已任欲為朝廷振紀綱致太平必不欲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身不忌殺人以蹈昔之用事者為後世笑侮之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詳其所以然之說阿党心規阿丁之銀鈿也因斧之而不殊丁呼而告人曰党殺我人執党曰我實謀其鈿子於是謀狀為明今疾其凶暴規貨之慝則死有餘辜論其被執之時便通謀情謀在其心終緣自吐考之於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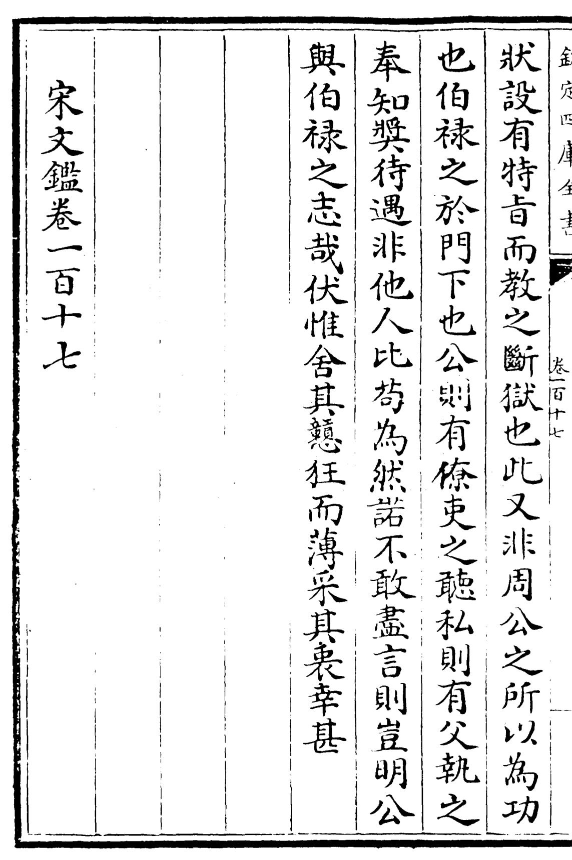
得減所因處徒三年未為失斷凡言殺人者死葢以已殺為文傷人及盜則抵辠也今被殺之人幸而不死行凶之婦偶亦自通本謀所以本部厚償取舊比之重者擬送廣南編管决杖遠竄粗可懲姦合於堯舜流宥之法殆無足疑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受黄三結約欲行彊盜至三日昏時而刼甯新等家贓滿按御札三日巳時到縣雖是夕行刼在約束之後而其結謀實在旦日約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將為約束指

赦作過之人而聽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嘉祐五年南郊赦文應赦前御札到後强盜至死並决訖刺配廣南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前而未盡變也是又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韓富二公故事也合朝廷論議决事比方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為本部擬貸任聽自謂畧法二公遺事豈當時之論亦欲惠暴寛賊以害良民哉得非哀矜愚民寒饑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反求

諸已而後以罪諸民賦稅重也徭役繁也誅求多也権利廣也欲其無寒饑不可得寒且饑矣欲其亡罪戾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而求究其本也若止浚其末而惟刑殺是務則秦之刑非不嚴為能弭勝廣之盜哉今不諱之朝樂聞鯁言願過其惡而宣之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為有道之世矣孔子謂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張釋之當高廟玉環之坐而文帝欲置之族諫曰假人盜長陵一抔土陛下將何

以加法邪夫使有司者治罪而不推原犯人之情不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之序而一出於法則刀筆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儒術緣飾為哉今天子諒陰未言太皇太后總聽萬事慈明仁恕聽言盡下自二帝三王以來公卿大夫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斯時者也有官守者不出其位若見事有未然令有未便不一公言而脂韋苟安恬養自殖不負明主無益生民乎伯禄章既上竊意萬一溥采以捄來事不謂明公力排

而深絀之又從而崇峭塹立峻法也豈伯禄之言以人
廢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時周公養成王之時也
在易山下泉之象曰蒙未知所之則顧所以養之何如
也夫蒙之所以養者正也養得其正則聖人之功也周
公養成王是也方其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道德
仁義日陳於前詩書禮樂日盈於耳及其至也若出天
性舉而措之横乎四海是將萬化獨運萬事一斷豈不
綽綽然有餘於聽覽之間哉盍不必屢上凶惡鋪陳情






狀設有特旨而教之斷獄也此又非周公之所以為功也伯禽之於門下也公則有僚吏之聽私則有父執之奉知奬待遇非他人比苟為然諾不敢盡言則豈明公與伯禽之志哉伏惟舍其戇狂而薄采其衷幸甚

宋文鑑卷一百十七

宋文鑑卷一百十八

宋 吕祖謙 編

書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絶顔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顔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
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
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
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
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
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
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
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

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

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賛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寛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未便者非

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敧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濶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實元以前秦人之富殭可知也中户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户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氷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

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内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陜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縁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困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

其家之甕盎瓮甀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户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縻錢十千可辦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户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科者觧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瓮甀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能滿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

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彊惡者願入焉摘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榷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

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
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
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
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
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
才略冠世不牵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
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
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

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朞歳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榷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寛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

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蘇軾

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

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

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

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陜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户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户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户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

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廹遇其急時百用横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户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者今將榷

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

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

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冐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曽孫之遇絶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絶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輙復彊顔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

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産也輒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駡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黄

州無所用心輒復殫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為讀之就使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

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怳然如夢中事輒録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黄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得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刼利國監又有闞温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兖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欲為岳洗雪

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効以刷門户垢汙茍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効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自廢也茍有所獲當遠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繆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

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黄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訊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因録其告捕始末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也然復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絶人者

也徐沂間人鷙勇如渠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為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渠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渠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渠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効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

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産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千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治夫數十人持刼鎗刃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為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輙復及之秋冷伏冀為國

自重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録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

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

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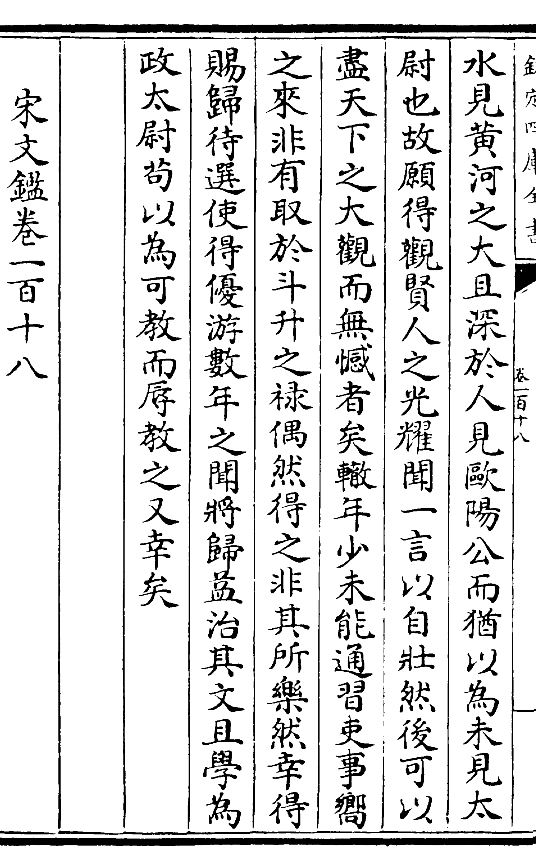
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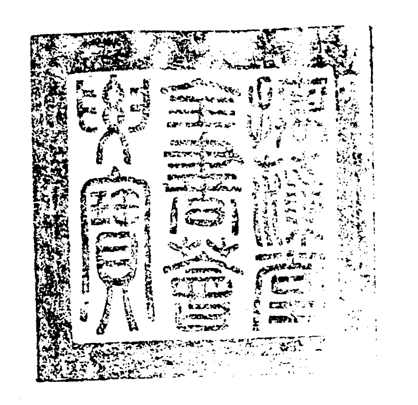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

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廪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名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



水見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茍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宋文鑑卷一百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